



# 喝了吧，赫拉巴尔

龙冬 著

赫拉巴尔先生，从你那里  
我似乎明白了文学的真实  
这真实高于一切，同它并肩的唯有语言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 喝了吧，赫拉巴尔

龙冬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喝了吧,赫拉巴尔 / 龙冬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  
文艺出版社, 2016.10  
ISBN 978-7-5302-1632-3

I. ①喝… II. ①龙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2215号

## 喝了吧,赫拉巴尔

HELEBA HELABAER

龙冬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www.bph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 
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 
印 张 6.75  
字 数 106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32-3  
定 价 32.00元  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# 目录 CONTENTS

- 001 布拉格日记
- 020 布拉格涂鸦
- 059 未来属于赫拉巴尔
- 074 二〇一一年十月的捷克日记
- 127 致赫拉巴尔
- 192 让底层微光点燃
- 197 赫拉巴尔的启示
- 201 利普尼采等待马原
- 210 后记

# 布拉格日记

(2008年12月14日—12月21日)

12月14日

捷克文化艺术部门邀请。

北京时间上午十一点五十分起飞。俄国航空。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半到莫斯科机场，飞八个半小时。

天阴，一下子就黑下来。午后的时间，却是夜晚的样子，也许纬度原因。感觉离奇。

莫斯科时间十八点二十分换机再次起飞，当地时间十九点半到达布拉格机场，飞两个小时。

莫斯科同北京时差五小时。布拉格同北京时差七小时。

莫斯科机场候机楼里灯光昏暗，一切都显得陈旧。不少旅客睡在座椅上和地上。

布拉格机场崭新明亮。服务员年轻美丽，身材姣好，脚下滑着旱冰在候机楼内穿梭。

进城住下。在老城中心的帝王旅店，老房子改建。阁楼的窗子斜在屋顶上，可以看见另外的人家和夜空。

查理大学的中文系老师、汉学家苏珊娜·李来见。到住处附近巷子里一家出售传统捷克啤酒的酒吧。安排好未来几日的内容。

12月15日

黎明三时即醒。严重的时差反应又来了。醒醒，睡。很短的梦。半醒。

一个戴鸭舌帽穿吊带裤的人，贩卖“芳香”。平板车。人家窗口里有手风琴奏响。芳香可以装饰每一天的房间。每天一个味道，玫瑰，苹果，罂粟。

四点半，街上有开门关门声，有人咳嗽，吹了两声口哨。

六点起身出门。听到钟声。天还深黑。我一人在查理大桥上。

那些雕塑忧伤。伏尔塔瓦河喧哗，因为桥下的上游一道拦水的作用。

七点，路灯还亮。公交有轨电车叮当驶来，乘客很少，有几个人在看书，也有人看报，有人睡觉。

街巷里有了喧哗，全是送报纸的车和清理垃圾的车，黄光闪烁。在街巷里乱走，脚下石块石钉路面，走着磕磕绊绊。看到一个名人故居，1795—1861，谁？侧面浮雕头像。

上午，苏珊娜·李来。我的作者托马什·马扎尔来，他是《赫拉巴尔的一生》的作者，也是赫拉巴尔的忘年交酒友。马扎尔今年五十二岁，原来在消防单位当工程师，现在自己开公司从事防火设施工程。他是作家，书评家，摄影家，好像也拍拍电影。

我问：马扎尔，你是哪里人？

马扎尔回答：我生在布拉格，长在布拉格，也将在布拉格死去。

我问他：有到中国看看的愿望吗？

他无奈地摇摇头：中国，太遥远了。

马扎尔似乎哪里都有熟人和关系，借到两三把钥匙，把我们直接就领到了鲁道夫美术馆的楼顶上。俯瞰一个青年英雄的广场和伏尔塔瓦河。有三个中国画家的作品正在这里展出，其中一个

是方力钧。

参观布拉格老城犹太居住区和墓地。心情阴郁，如同天气。

可是，天气并不怎么冷。看到卡夫卡塑像。看犹太人展馆。

中午，捷克餐，在卡夫卡塑像街对面。

下午，到文化部，捐赠图书。捷克文化部文学艺术局长接见。双方介绍业务情况。得知二〇一〇年可能举办“中捷文化年”的活动。向我们推荐了克里玛的作品《爱情与垃圾》等。

最后，局长说：我知道你们今晚有什么活动。

我们诧异。

局长：我知道你们将欣赏一场美妙的音乐会。然后，递上一张纸条，说凭它就可以进入国家剧院的包厢。

到查理大桥西头的一家酒吧。见作家赫拉巴尔的几位酒友，他们大多七老八十，有导演，有热气球公司老板，有画家，有音乐家，有新闻报人。

他们幽默。因为多谈赫拉巴尔，有人就突然弯下身子，冲酒桌底下喊：赫拉巴尔，你出来！

晚上，在国家剧院。流行唱法的歌剧选段和名曲。时差反应强烈，半场就离开了。可是，又睡不着，就到瓦茨拉夫大街走了



一圈，在小巷中溜达到深夜。

12月16日

晨六点起来。在周围街巷乱转。八点早餐。昨天也是这样。

上午，朗茨先生来，年近八十，身体健康，瘦，善谈。他是老捷共。原任捷克文化部图书局长，曾率领捷克出版代表团访问中国。他的妻子是电影导演。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善。他妻子因为跌了一下，在家不能出门。

游览老城广场，参观查理大学的一部分。音乐厅门前，有莫扎特的无头塑像。大学呈开放格局，没有围墙，分散在城区各处。布拉格老城很小，这些，半小时看完了。

到青年阵线出版社交流。是捷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，相当于我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。它在布拉格西南郊的小山脚下。

青年阵线出版社每年出版一百八十种图书，其中四十种属于儿童文学，既有原创，也有引进版权。出版范围广，有工具书、小说、非小说、百科全书。青年、儿童。愿意同我们全方位合作。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，出版唐诗。

他们出版捷克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作品。

他们有杂志三十种，其中两种面对青少年，另外是医学、生活方式、如何当好父母的各类杂志。

他们推荐了一个二次世界大战幸存者的故事，说这是最好的。作家 Arnost Lustig，阿诺什·卢斯蒂戈在美国，用捷克语写作，读者对象是青年，尤其女学生。我考虑引进。

他们一般图书起印三千册，但文学系列也都卖了六千册。十八册的小开本《赫拉巴尔作品集》，一般一次印两千五到三千，每一年半左右印一次，每次开本不变，内文不变，仅封面重新设计，因为每一代的读者都接受一种新的设计。

青年阵线出版社全部三百人，有报纸。图书编辑仅二十人。主要利用外部劳力资源。现在，出版社已经完全私营。

下午，先到金虎酒家坐坐。离我的住地三分钟。赫拉巴尔常去的酒家，他在此接待过美国总统克林顿。

到中国驻捷克使馆拜会大使，捐赠图书。座谈七十分钟。

晚，应出版友人之邀，到查理大桥西头的一家马厩餐馆吃饭，最地道的捷克餐，猪肉酸菜，馒头片。返回路上，遇见两个美国留学姑娘，在一堵涂鸦墙上喷涂描画。她们让我也来一下子。我

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大片树叶子，按到墙上就喷，叶子的剪影。两个姑娘，人很害羞。

朗茨白天讲，他的奶奶说，每次吃饭都要剩下一点点，不可吃得过于干净，这象征着穷人要为将来的战争和灾难着想，避免将来没有吃的。而富人吃饭也要剩下东西，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富有。他指的是，不管谁，采取什么政治立场，必须真诚地善待底层穷困的人。任何政治，都不能总是用一种声音压制其他的声音。他指的是现实。

我同朗茨开玩笑，故意拿一些问题为难他。朗茨都真诚以对。当他偶尔发觉我的玩笑时，就用手掌刮一下我的脸，或者轻轻拍一下我的头和肩膀。

我看出朗茨是一位坚定真诚的社会主义者。他的真诚，让我喜欢，并且尊重。

12月17日

上午，朗茨、苏珊娜（李素）、马扎尔来接。两个小车，马扎尔开一辆，朗茨开一辆。我坐朗茨的车，这老头开得又野又狂，

我一路紧张。

往北偏东，出城走高速，近两小时，到宁布尔克小城。那是赫拉巴尔的故乡。他出生在布尔诺，可是五岁就到宁布尔克生活，他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都在宁布尔克。

车子还没出城，我就明白了，所谓金色的布拉格，也就是我所住的那一小块老城区。离开远一点，布拉格还是显得灰色破败，建筑多为板楼，随处都见垃圾。

先到宁布尔克啤酒厂参观，见经理。赫拉巴尔的宁城生活，一直在这个厂子里。啤酒厂一八九五年建厂，到今天一百一十三年。有一百多工人。年产量十五万升。一九八七年现任经理结识了赫拉巴尔。现在的啤酒，瓶装，普宁斯卡牌，商标用的都是赫拉巴尔的头像。曾经，酒厂要给赫拉巴尔立个纪念碑。赫不同意。无奈勉强允许将自己名字的铜牌，嵌进酒厂大厂房的墙脚下，他说：我的牌子只能放在让小狗尿尿都能够得到的高度。现在，这句话也刻在了铜牌上。

看啤酒酿造的各个程序。直接在啤酒罐的龙头下喝酒。

看见了啤酒厂高大的烟囱，立在厂房顶上。由小说《一缕秀发》改编的电影《金色回忆》中，母亲和贝宾大伯胡闹开心爬

上的烟囱。在赫拉巴尔的酒厂故居留影。长条房子，四个大窗。

过拉贝河，参观赫拉巴尔纪念馆，捐赠图书。看到了赫生前的日用穿戴和书桌、打字机、香烟盒、玻璃烟缸、剪刀。

到赫拉巴尔家族墓地凭吊。什么都没有准备，天气阴冷，流了鼻涕。

一天，赫拉巴尔在距离林中小屋的写作地点不远的林中酒家，遇见一位妇人要出售一小块墓地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赫当即买下这墓地，说，妻子要过生日了，就当礼物送给她。赫把父母和弟弟葬在这里，把贝宾大伯葬在这里，后来又把妻子葬在这里，最后，他自己也葬在这里。赫喜欢猫。墓上有许多玩具小猫。

到林中酒家午餐。猪肉酸菜。啤酒。苏珊娜为我买一包捷克香烟，她说上大学时爱抽，比较便宜，味淡。我抽抽，还说得过去。

饭后。上车。刚一打盹，就到了那所著名的克斯科林中小屋。从一九六五年直到最后，赫一直或周末在这里写作休息。原本以为可以见到赫的猫们，也是第二代了，结果没有见到，谁知躲在什么地方相互偎依，舔着自己的爪子。马扎尔今天一直在为我拍照。落下了细雨。小路泥泞。雨就不停了。回到布拉格，雨大了。

到住处旁边的一家古玩店看看，店主热情。我装模作样用自带的放大镜看他的老珊瑚珠宝，他认我为行家。帮他们即时鉴定了一件中国春宫画册页，仿旧赝品，大概民国晚期到当代的东西。买了一只木雕黑漆小狗熊，上世纪三十年代货，标价 1200 克朗，因为指出掉了一只镶嵌的眼睛，且有小残，1000 克朗买了，合人民币三百块，算是纪念。

白天，在啤酒厂。赫的商标头像从空瓶子流水线刷下来，冒着热气的一堆垃圾，这是“赫拉巴尔垃圾”，赫拉巴尔深陷在垃圾堆里。

朗茨怂恿我给那些哗哗作响的空瓶子流水线拍照，说：看，啤酒大军正在前进！朗茨喜欢狗。他只要见到狗，就像喜欢小孩的人见到小孩，上去就逗。

在啤酒厂，苏珊娜和马扎尔一直在笑。我问他们笑什么，苏珊娜指着酒厂的林地，说：你看那棵树，只挂了一条圣诞彩灯，那个工人肯定是喝多了，就连圣诞节的彩灯都没法装饰。我说：在这里，喝酒比过节重要。啤酒就是捷克茶。

雨越来越大。报时的钟声也变得湿润。睡睡醒醒，懒得出去吃饭。



本书作者与捷克汉学家、翻译家苏珊娜（李素）在宁布尔克啤酒厂

12月18日

黎明，过查理大桥又到那堵涂鸦墙去。找见了那片叶子，签名。那堵墙名叫“列侬墙”，大概是对歌手列侬的纪念吧。

朗茨和马扎尔陪同到布拉格北郊的利本尼区。赫拉巴尔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居住的地方。堤坝巷24号。因为八十年代修建地铁帕莫夫车站，拆迁。现在立起了一带高墙，上面描绘着赫拉巴尔的全身像、他的打字机、书架和印刷体的作品段落，挂着钉着故居的门窗框架。草地上随处都是垃圾。他的纪念铜牌嵌在堤坝巷柏油路上，那是一九九四年他八十岁生日的纪念。

参观了犹太教堂。早已废弃。赫四十五岁，一九五九年在诺依曼剧院当道具布景工时，曾在这个教堂整理道具。现在，教堂国有，用作艺术活动。依然破败，依然储存道具，如同仓库。

走过罗杰特卡小河。赫和未婚妻散步的地方。《婚宴》中有描写。还有，大饭店场景，正在翻修，规模如同一家影院。

诺依曼剧院如今改了名字，看不出什么，很平常，如影院。

街边商店没有开门。一些中老年男人排大队。他们等候买鱼



饵，然后为圣诞的到来去钓鱼。圣诞为什么要吃鲤鱼？大概圣诞前还有个“谢肉节”。那天斋戒不吃肉，靠海的民族以海鱼替代。捷克是内陆，吃不到海鱼，所以代之以鲤鱼。

午饭在赫常去的酒吧，吃鸡肉酸菜。

马扎尔给我带了赫一生常读的捷文版《老子》，让我摸摸。小书翻烂了，平钉锈着，翘出来扎手。还带了一九八三年赫的笔记本，也随我翻。我选择了那一年我生日的笔记。马扎尔为我在街边的复印店铺复制了一份。什么内容？都说不好翻译。零碎感受，文体怪异，如同酒醉后的梦幻语言。

我要到赫最后的医院看看。布洛夫卡医院。坐有轨电车去了。我看了赫从六层病房窗口坠落下来的情形，他落在医院门口的一侧，时间是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下午两点来钟，也是今天的阴晦。我看他窗下的二层突出着水泥的防护栏板。我比画着对马扎尔说：赫自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自杀一般是跳下。如果跳下，栏板会接住他。除非他最后要来个跳水的前后翻滚动作，八十三岁的老人了，怎么翻？所以，我还是认为赫并非死于自杀，就是喂鸽子的时候，不小心翻滚下去，掉到栏板边上，又弹到地面。他死得非常诗意。马扎尔说：你们怎么会有赫自杀的说法和猜测？这根